



# 她是盲人，她教育人化妆

”

肖佳也说，技术造就的是“可以看见的美丽”，但对于美的追求并不停留于此。就好像当你面对一片美丽的湖景，除了看见那一汪蓝蓝的水面，还能感受到空气中温润的湿度。视障群体对美丽的追求也是如此，缺陷并不影响什么，真正的美是热爱接纳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“甚至，看不见这件事，都会构成我的独特之处，成为我独一无二的存在。”



肖佳一直记得那场盛大的晚宴，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，耳边是高跟鞋落在地板上的声音。肖佳完全能够想象，女嘉宾们一定都化着精致的妆容，除了她自己同来的盲人同事，她们可能是全场唯一素面朝天的女性。

## 不敢爱美

一个视障女孩曾经在文章里描述：我从小到大都是穿爸爸的裤子，我从来没有碰过化妆品，从来没有逛街、穿过漂亮的裙子，也没有自己的衣服。因为他们觉得，我不用出门。

肖佳可不是这样的，她见过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。在14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前不久，她还在画室里学习素描，理想是成为一个动漫作者。

她从小就喜欢父亲的那套四大名著小人书，一个小故事一幅工笔画，吕布穿着英武的铠甲，旁边的貂蝉一身布衣更显婀娜。她还记得清明上河图的样子，记得那些细腻线条勾勒出的市井繁华。

肖佳自学了素描、工笔画、国画、水彩画和漫画。她喜欢用美工笔、水彩笔给每个指甲涂上红、绿、蓝各种底色，上面再缀上星星点点的小花。家里人的化妆品也被她偷偷拿来抹脸，大红色的口红，黑色的眼影，让眼睛显得很长。

直到高一一场考试，她发现自己看不清答题卡，暑假去了广州的医院，检查出视网膜色素变性。医生说，她会在20岁时完全失明。

一个学体育的朋友转学了美术，说要帮她继续梦想。但这给不了肖佳多少慰藉，她辍学了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。她在家没事做，一遍遍看刘亦菲版的《神雕侠侣》，那是她最喜欢的电视剧，每个人物的造型她都喜欢。现在带着女儿看《神雕侠侣》，肖佳就在旁边讲，“你看这个李莫愁的眼睛，眼影是蓝色的。”

那段时间的消沉让肖佳开

始暴饮暴食，体重从120斤飙升到150斤，被人误以为是“阿姨”，爸爸也说她“像一个肥猴”。肖佳不甘心，即使在最后能看见自己样貌的日子里，她还是希望镜子里是个漂亮的女孩。她买来一张减肥瑜伽光盘和瑜伽垫，每天学着锻炼，一练就是3个小时。

肖佳慢慢瘦了下来的同时，她眼睛里靓色的雪花点越来越大，世界的光亮正向她逐渐关闭。肖佳发现，看电视的时候，她离屏幕越来越远，镜子里的自己，也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当她减到90斤的时候，站上秤，她得靠触摸游码刻度，才能知道自己的体重。

21岁那年，她开始走路撞人，撞上面前的障碍物，在马路中间狠狠摔跤，摔断了漂亮的高跟鞋。肖佳彻底失明了，爱美这件事也远离了她。“看不见好像让我失去了变美的能力，即使内心很想，也觉得自己做不到。”

一次，肖佳受邀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。宴会上，嘉宾身上弥漫着好闻的香水味，高跟鞋落在地板上发出悦耳的声音，肖佳能想象到，她们的妆容应该都很精致。当天，她穿了一件波点连衣裙，脚上蹬着一双运动鞋，整场宴会的女性，可能只有她和同来的盲人同事是素面朝天的。那时在肖佳周围，没有一个盲人会化妆。

后来肖佳又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，她想打扮一下，就抹了点面霜，梳了梳头发，觉得效果应该不错。节目一个镜头录到了观众席上的她，肖佳把视频分享到了家庭群里。

“佳佳，你怎么那么沧桑啊？”小姑在群里问，“你在北京混的好惨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感觉不错啊！”肖佳嘴硬地回答，但她还是意识到了想象和现实的差距。

她心里有个疑问越来越大，为什么盲人就不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？为什么那么多对残障女性的报道，都是惨兮兮的样子？

## 靠触觉弥补视力

一次参加完活动，一位盲文图书馆的老师联系肖佳，给她推荐了一个美妆沙龙。令她意外的是，沙龙现场一片清冷，包括肖佳在内只有三个人。她们围在一张小桌前，另两位都是主办方老师，准确地说，是销售。

“你皮肤怎么样呀？喜欢什么样的化妆品呀？”一见到肖佳，对方就让她填了一张彩妆偏好咨询卡，然后大讲特讲护肤方法。最后，肖佳用几乎一个月的工资，买了这家公司一套4500元的护肤品，成了VIP客户。

原来，沙龙主办方是一家护肤彩妆品直销企业。肖佳开始觉得被“忽悠”了，但作为VIP客户，她可以参加公司的化妆、护肤、服装搭配活动。下班或者周末，她还是总爱往美妆公司跑。

公司有针对内部员工的化妆培训，肖佳主动请缨给大家当模特，她想要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，大家是如何化妆的。

在这里，肖佳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涂睫毛膏是不会疼的。她先用手指数模拟涂睫毛，再用笔模拟。她感觉到，睫毛膏要以合适的力度刷到睫毛上，就像是小苍蝇飞在上面一样。她不断重复，直到能够精准地“捕捉到那只小苍蝇”。

就像这样，视力的缺乏，靠敏锐的触觉弥补。画腮红时，肖佳感觉有个小扫把在脸颊上移动；唇釉有点像抹在嘴唇上的蜂蜜；口红接触嘴巴的感觉像牛油果。化眼影时，眼皮和指腹之间会有一层细滑的粉，像在不太厚的雪地上滑。她要细心控制“雪的厚度”，把控每一次粘取、涂抹的力度，三下是淡妆，七下是浓妆。

那段时间，她每天花一个半小时，下班后坐公交车转两趟地铁，到公司学化妆。后来她怀孕了，大着肚子还在挤公交。快到预产期时，婆婆实在担心，便陪着她一起去。

肖佳的妆容需要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，她也渐渐不需要别人帮忙再查看。有一次，她画了一个冷色调妆容出门，经过天桥底下找人问路，对方却说“你是个假盲人吧？你看不见怎么会化妆？”

听了这话，肖佳心里很复杂。这算是对她化妆能力的认可，但也代表着大多数

## 会“疼”的妆容

2014年，肖佳在北京一家公益机构做速录员，恰巧机构举办了一场培训视障人士化妆的活动。

现场，三位化妆师站在台上演示，肖佳是模特之一。妆前拍一张照片，妆后拍一张照片，两相比较，化妆师夸赞肖佳：“你化完妆怎么像萧亚轩！”

“那我可以自己化吗？”肖佳问。

化妆师把眼影盘放在肖佳面前，“你能看到这上面的颜色吗？”

“眼影盘在哪里？”所有化妆师都打了退堂鼓，明确告诉肖佳，教不了她。

那时，肖佳的丈夫蔡聪在制作一本残障人士杂志，搜集资料时，恰巧在外网发现了一个叫Lucy的英国女孩。她是盲人，在网上教化妆。因为语言的关系，肖佳听不懂Lucy讲授的技巧，但她决定自学化妆。她笃定，英国的Lucy可以，自己也可以。

借助读屏软件，她学习了一堆美妆文章。着手操作时，疼成了化妆留给她的最初印象。涂完睫毛膏的睫毛毛，每次眨眼睛都直流眼泪。没拍均匀的粉底，也总招来明眼同事问，“怎么脸上都是白点？”

她曾买来被称为懒人福利的滚珠眼影棒，在眼皮上滚出一条魅惑的蓝色眼影，想象自己是刘亦菲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李莫愁。但刚要出门，就被婆婆一把拉住。“肖佳，你是撞门上了吗？”她眼睛上的一片蓝色，从眼尾延伸到眼头，又从睫毛爬到了眉骨。

她曾叫丈夫感受自己的妆容，他伸手来摸，发现睫毛都粘在了一起。回忆起这一幕，肖佳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她后来才知道，这叫“苍蝇腿”。因为睫毛膏用得太多，睫毛像不规则的苍蝇腿一样又粗又硬，一眨眼睛就戳眼珠，很痛。